

平 津 紀 行

蟄 寧

一 途 中

在增兵與走私聲中，我帶學生到平津兩埠去參觀；從這兩個被種種惡勢力夾攻的北方都會裏，挹取一些時代的見聞，或者對於我們這久處窮閉的塞外的人們，不無相當益處，這是我們出發時一行人心裏的感覺；但是，牠們所給我們的是什麼？我敢說那只有天曉得！

幸而有火車，於七個小時之內載了我們幾險惡的萬山中奔馳到一望無際的平原。當這些塞外的孩子們剛一看見山上的綠草和潺潺的溪流時，他們是怎樣顯出羨慕的神色啊！當火車走入南口以南時，雖則天旱得連一棵綠的麥苗也見不到，但他們對這平曠曠野是怎樣顯得驚奇啊！最後，他

們羣驅到車窗附近，探頭去看清華大學偉麗的樓閣，萬壽山蒼翠的松柏時，車已到了西直門了。

火車繞行內城的三分之二，（這即所謂環城路）大家從每一個門洞窺伺着都市的電光，暮色蒼茫中我們到了喧囂的前門車站。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買到當晚八點去天津快車的加價票，我已竟急得一身大汗，一羣呆痴的學生們只有隨我東撞一下，西碰一下，我們活在鄉下的人們在這許多寄生於都市的漂亮人物相形之下，實在顯得太顛預遲鈍了！登上擠得要命的平滬通車，不過五分鐘光景，已經蠕蠕地向東南方開動。整個故都沈浸在夜裏，等我們眼前只能看見幾盞稀疏黃色的電燈時，車已快出永定門，向豐台開去。

除去天上閃爍的星和上弦的微月以外，我不能辨識出一切，一則這條路算來已是十年未走，二則車行是如此迅速，使人無暇看清夜色溟渺中的景物。我因沒事可幹，不由得注意到對面坐着的那二個押車警察和一個形似使衣偵探的人物。他們談着上車以前的『牌運』，談着『暗門子』裏的姑娘，最後，那個偵探與一個警察搶奪着一包白色的藥粉，不用說，你可以猜到這是烈性毒品了。

車在沿路幾乎是不停的，我們感謝近日中國路政的改進，可惜是，我們已不能保有這條路的全綫了！十點二十分，到燈光照耀的天津總站。步出總站，穿過站房，開始走上大都市的市街，在北寧路局大樓夾峙之中的大經路，寬闊，整潔，較之十年前我來時已完全改觀。冷的夜氣侵到每一個人的身上，使我起一陣輕微的抖戰。因為這時一切商店都已閉門，深夜的沉寂籠罩了這龐大的怪物，故遠來的旅人只有感到空曠與淒

涼。在生疏與匆忙的心情下，住到『河北』一個市儈氣很重的棧房裏，這是一位朋友預先給訂妥的。

二 天津一瞥

天津，這北地的繁華中心，也是一切駭辱的中心。海河的水，混濁地奔流着，老車站的鐵路，網一般的分布着。有藏污納垢的租界，有大腹便便的駝僧，有以賣國為手段的失意官僚軍閥；是近代文明的皮殼，而有着十足腐敗內質的一個病菌傳播者。左拉的『娜娜』曾說福歇里叫『娜娜』為『金蒼蠅』。我想，這個徽號，大可以移贈天津了罷！

天津的繁榮，和上海一樣，完全支撐在租界上。或者我們說他比上海還顯著些，利害些。在純中國地面的河北，那是什麼也看不到的，除了海河中的老舊帆船，就是三等以下的小商店，在那兒苟延殘喘地支持着一兩間可憐的門面。但是你一走過金剛橋，（租界與中國地，幾乎以此為界的）不用

到頂熱鬧的日租界，僅只毗連日界的東馬路，大胡同，已經繁華可觀了。不要說鄉下人，就是乍從北平來的人，也要為這『車如流水馬如龍』的情況麻煩得頭疼。耳朵裏只有響聲，眼睛裏只有人和車輛，雖則兩旁的Window-show 排列得那般整齊漂亮，但恐怕你是無暇顧及的，如果你在步行的話。

東馬路迤南就是日租界，（所謂東馬路者，即天津縣城東面的故址也，城是庚子以後被強迫拆除的，代之而起的就是四條馬路，馬路上有着白牌電車道——這個神祕的所在，使我們想起多少種痛心的事來，便衣隊，自治請願，老牌賣國賊，毒販，以及一切使人不快的人物，全寄生在這兒。但也許正因為這才如此繁華，中原公司的高樓矗立着，仁丹公司的廣告閃爍着，××日報社門前的木製『滿洲國』旗耀武揚威地向人誇示着，各式各樣的百貨商店用種種稀奇的方法競爭着，旭街南部以及較小的街道裏，全是『洋行』，我們因未看見有人買什

麼東西，故不敢揣想他們售賣的都是什麼，只覺得那數目驚人罷了。中國的藥房除去賣『中將湯』『老篤眼藥』……而外，窗子上全貼着五光十色的『性必靈』『性必樂』『性特樂』『生殖靈』等……廣告，我疑心天津人或者對這種藥需要特別多嗎？有人說：『近代文化就是花柳病』（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或者不假吧？

法租界和英租界大部是比較幽靜的，但法界毗連日界一帶，如黎棧大街等處，其繁華更邁過了旭街。中原公司在這兒有個分店，巍峨的勸業場也點綴於此。碰到我們眼上的，無非是西洋的惹人喜歡的一切機械文明產物，高大的洋房以及熙來攘往的人們，我不知他們都在忙着什麼？

銀行，大公司，洋行，公館，組成了英租界，碧綠的列道樹，有時也有花壇；稀疏的行人，清涼的空氣，使人懸想到柏林或者巴黎，或者與此彷彿吧？另一面已經臨近海河，但在這裏，舊的帆船沒有了，小火輪，起重機，洋

行碼頭，貨棧，扛腳行的工人，構成一幅交織的圖畫，上海人如果到此，也許想到黃浦江。我們這些學生是向來沒有看見過船的，對於這個所在，自然更投以驚異的目光！

天津，這病菌傳播者——金蒼蠅！

三 我們所看到的和聽見的

這裏，先說我們所見到的。當我們到天津的第二天，本想去參觀學校，但因市政府臨時通知放假，（因為這天是個有慶祝意義的節日）遂不能實現。於是我們只得變更原定日程，參觀天津頂有名氣的恆源紗廠，但經過幾次打電話交涉，對方老是說沒有負責人，不便答覆，這很令我們奇怪，因為借大一個機關，何以會沒人負責？後來經棧房的茶房告訴我們，這紗廠因虧折及工潮之故，近來大半停工，且有頂給日人的消息。本來近日中國的紡織業已竟全部瀕於破產，天津所有的幾個中國老牌紗廠如北洋

裕源；等，多半閉的閉，出倒的出倒，而日方的鐘淵紡織公司則日見發展，除在上海青島設廠外，近來在天津也大規模的收買已閉的或與日方有債務關係的各廠，我們眼看這剛剛萌芽的中國輕工業受着不可避免的摧殘，心頭不免一陣陣難過。恆源既不能去，又打電話給大公報館，結果因為正在休息時間，也碰了釘子，這時我們非常焦急，幸而來了一位友人，帶了我們到恰於此日開幕的中日合辦『衛生展覽會』去參觀。這會在各處都貼着中日兩國國旗交插的廣告畫，中國地的展覽與日界展覽時間錯綜着。中國地的會址就在河北第一公園，

（原名中山公園）我們到了以後，因時間尚早，

又過了一個鐘頭，才看見中國的警察和消防隊以及長袍馬甲的職員紛紛來到，另外還有許多裝飾得很入時的少女們，胸前懸着『衛生展覽會』的綢條，大約是招待員之流吧！一會兒，戴紅箍軍帽的日本憲兵也來了。當會場大門開放時，因為是不要買票的，所以觀衆的擁擠和沒秩序，簡直出乎意料之外。我擠到裏面去後，只見到些各種疾病的蠟製模型，十分之十都是從『東洋』運到的，有的甚至全用日文解說。還有『滿洲國』的地圖，上面用各種色彩表示着疫病的分佈，使我們見了，幾乎不知身在何國。各種部分都看完了，本來可以出去了，但守門的警察却強迫人們非到與會場相鄰的一間『成藥展覽室』去看一下不可，在這兒，有『武田長兵衛』商店的展覽部，有『老篤株式會社』的展覽部，有『鹽野義』商店的展覽部，『松本大藥房』的展覽部……總之，沒有一個中國製藥公司的展覽部就是了！

沒有中國的就沒有吧，世界上除去亡國以外，又什麼事有中國的份呢？我們嗒然若喪的跑回來，又坐了汽車跑到大公報館去。

大公報，誰都知道這是北方甚至全國有權威的報紙之一。最近在上海也發刊，營

業自然更發達起來。天津的館址是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幢不大不小的洋房，營業、編輯、印刷，各部分都在這裏。曾記得我上次參觀該報時，館址還在日界旭街四面鐘，爲什麼他搬了家？我們該想想那痛心的原因吧？牠的印刷廠址雖不大，但布置得很有條理，因爲我們去的時間不對，那部每天可以印二十萬份以上的輪轉機，只有沈默地呆在那裏。據說現在他們每日出報七萬餘份，只消兩三個小時就印完了。那旁邊堆集着的坎拿大造的捲筒紙，直徑要有三英尺上下，但只是一張連下來，使我們尤其錯愕不置。他們的平板印刷機也有多部，並有自動鑄字機數架，承接大宗外方印件，我們去時，好像正印着北寧路的文件。

當日午後，我因到總站交涉車票，才看到大批的走私的貨物堆集在站台上。但不幸得很，我並沒有看見包庇走私的人物在那裏演文明的武劇，因爲那時走私雖則早已嚴重，但扣留貨物之類的事還不敢有！

談到走私，我可以說說我所聽到的了：

走私本來是早已有之的事，最大的原因就是「冀東政府」的成立，因爲中國政府對許多輕工業產品如人造絲、捲烟紙、糖等貨物的入口稅率是很高的，例如人造絲，就有百分之五六十左右，而這些東西又是日方輸入貨品的大宗。「冀東政府」爲迎合主人的心理起見，便極力擅自減低稅率——（與國定稅率相差由五六倍至十倍）故自去年秋冬以後，沿北寧綫各海口，私貨都盆湧而來，上岸後，大都用騾車輸送到附近的車站，更運銷內地，一時鐵路上損失極大，因爲這些朝鮮私販向來是不打貨票的，鐵路員司又不敢不運，遂致屢起爭端。本來按中國法律，運貨非有海關報單不可，私貨既未經海關，自無合法手續可言，北寧路爲減少損失計，最近才向日方通融免除呈驗海關報單的手續，只要按鐵路定章，購買貨票便可；於是所謂走私者，只要一上火車，馬上等於「走公」。一般人近來時時疑惑爲什

麼鐵路當局竟公然允許他們走私？殊不知這裏面已竟演過許多齣悲劇了也。及至近來因爲走私數目過大，幾乎達正式關稅的三分之一，不特中國財政大受影響，即外債賠償也有岌岌之勢，這才亡羊補牢地緝起私來，實在說，當浪人去冬在沿海走私時，海關就該立時制止，也或可不致星火燎原；無如彼時海關巡船，都望而却步，弄得後來沿海漁船，甚至放棄了原有職業，紛紛幹起這行有賺無賠的生意來，南至烟台，北至大連，幾於私貨船艦相接，試問這時再來制止，豈非已經養癰貽患了呢？日鮮人既與鐵路有契默於先，此時又要扣留他的貨物，於是便又恢復了先前不買票硬上車的辦法，天津車站，遂無一日不演武劇，不起糾紛，後來以至連客車座位都被私貨佔據，也毫無辦法。請問中國人誰作與在國家沒有保障的時候作無謂的犧牲呢？路員視這種不軌行爲如無說，也就莫怪了。

據中報六月七日發表的統計數字，自

上年八月至本年五月底的私貨價值及稅收損失，有如下列：

名稱	私貨價值(金單位)	稅收(金單位)	損失
人造絲	三、八一〇、〇九六、〇〇〇	五、七一五、一四四、〇〇〇	合一二、八五九、〇七四元
白糖	四、一五二、六九四、六〇〇	七、二四八、三三七、九二〇	合一六、三〇八、七六〇、三二二元
捲烟紙	一、二〇九、一二五、〇〇〇	一、九二八、二〇〇、〇〇〇	合四、三三八、四五〇元
總計	九、一六七、九一五、六〇〇	一四、八九一、六八一、九二二	合三三、五〇六、二八四、三二二元

這種龐大驚人的數字，幾乎連我們自己都有些不相信似的；那麼南至長江流域，北至陝甘高原，市場上都被私貨所充斥，又還有什麼稀奇呢？

國府近日已經頒布了種種緝私懲罰條例，並已成立緝私總處，自然，我們希望以後這種亡國現象逐漸消滅，但以目前形勢而論，恐收效也極困難，何則？一，走私有後台老板，在整個問題未解決之先，這枝節問題，根本說不到辦法；二，利大本輕，慙不畏法的好商，即使你扣留他的貨物一兩次，在他也還不致蝕本，何況還有全武行的外人給保護，所謂扣留者，也不過時間問題呢？（如近日該國浪人在濟南搶奪所扣私貨毆傷事

站職員等事，已成極普遍現象，爲此之故，緝私總處也只好承認華北情形特殊，暫緩設立分處了。）三，私貨成本既小，在市場上自然易於銷售，於是沒良心的商店紛紛買進私貨，而賣主也沒人顧及『私』與『公』的問題，但能省錢便好，私貨既有大量的銷路，焉能不源源而至呢？——即如六月十日各報所載北平私貨販賣情形，已可見其概況，今抄之如下：

「平市近日市面私貨充斥，以人造絲織品（即羅葛）白糖磁器等爲最多，攤商遍設九城各處，其價值較前私貨未到平時（三月間）賤達一倍左右。即以白糖而論，每斤僅售一角，（以先售二角餘）街上發現許多小販，將白糖熬成塊，售一枚三

塊或四塊，較前賤一二倍，由此可見。據調查，此項私貨，係由天津運抵北平者，其方式係由×××汽車

及北平路火車，以運送×××品名義運來，推銷者多爲浪人及無業遊民，奔走接洽，初僅爲各小攤商承銷，其後各大商號因受其影響，亦多採用，同時運平之私貨亦因之增加。……又通縣亦爲私貨集中地，距平僅四十里，亦有採用汽車以運輸×××品名義轉運來平者，爲數極夥，唯私貨到平詳數，迄無法調查云。」——北平新報、世界日報、大公報有類似記載。

我們試看這種由攤販以至大商店的私貨販賣擴大趨勢，豈非方興未艾乎？然則區區一紙法令，有何實效？華北的人民，想來最近非鬧到不買私貨便無物可買不止耳！吁嗟乎！

這一下野馬跑得太遠了，還是兜回來說我們所見到的吧：我們在天津停留的原定日程，只有三天，故顯得十分匆迫，第三天，參觀了河北省立工學院，南開中學，北洋火柴廠，第四天就趕回北平了。

河北省立工業學院歷史很悠久，設備也很周密，僅次於國立的北洋工學院而已。尤可注意者，就是由全國水利委員會北洋工學院及該校等機關合辦的『全國水工試驗所』也附設該校，裏面有水力試驗，沖積淤積的試驗等，惜作者全係外行，只覺得規模闊大罷了。

南開中學是華北有數的私立中學，巍峨的校舍，（新建的範孫樓和大禮堂尤為各公立中學絕對看不到的建築，範孫樓為該校科學館）活潑的學生，使我們見了覺得對於中國前途抱了無限的希望。本來，在這個商業氣分過重的地方，很難說到教育事業的，就我的觀感和舊經驗來說，天津市的教育充分表現保守的精神，而缺乏進取的態度，但在南開却正給我以一個有力的反證。由這個學校辦理的日見發展，我們不由得佩服張伯苓先生的魄力與學識！

北洋火柴廠在天津西郊，那地方已是極度荒僻，由建築方面看來，已可斷定這個

工廠的歷史之陳舊。原來此廠因工潮之故，停工已近二年，近日剛剛恢復營業。當我們看見大部分機器都在那裏啞着時，不禁想起左拉所作失業那篇文字來。那許多在硫磺氣味中裝匣打包的女工們，顯得異常純熟與忙碌，但我們聽了他們微薄的工資與看了她們那些缺少紅色的面頰時，心裏就不知是怎末個味道了！

在印刷間裏，碰到一位胖得一臉橫絲肉的工頭，由他胸前的笨重黃銅表鍊，表現他在這兒是一位有歷史的人物了，因為談到工廠的過去狀況，他大發牢騷地說：（用着地道的『天津衛』口音）

「界（這）那成罷工好，一革命就罷工，界那成先生，對不？」

「好比你們先生吧，界玩意見，不聽老師的，學生說怎地就怎地，那不反動嗎？界那行，您老？」

「好，立工會嗎的，嗎會呀？長工錢，少作工，頭一年廠裏就賠了五萬，第二年更利害了，界那行十萬！」

界沒法，只得停工！——界一停，好傢伙，兩年多，您老

看嗎，界不是剛開工嗎？先試試看，界不是機器運轉開着哪麼？界玩意見，罷工那行，您老對不？」

金牙一閃一閃地發着光，我一邊看着那銳利的刀刃切着商標紙，一邊只得報以無言的微笑！

我想，這位先生，或可算『典型』的工頭了吧？

清晨，在清涼的朝氣裏，載重汽車送我們到總站，一個鐘頭以後，我們全被裝入漂亮的北上平滬通車了。

再會吧，你這美麗的金蒼蠅！

四 古老的北平

車走得還是迅疾得很，又加以疲乏，昏睡迷離中完結了二百四十華里的行程。我只恍惚地看見地皮亢旱不堪，一點青的顏色都沒有，除了白色的沙子和焦黃的乾土。華北農民的苦難，怕還是日見其多吧？

在豐台，我看到站台北面飄揚着的太陽旗，去年此時鉄甲車的事變驀地兜上我

的心來。心裏的感覺自然你會想像得出的了。現在，增兵的駐紮豐台不也是其中之一嗎？戴紅箍軍帽的鄰人們一定更多了，旗子也一定更有神氣些；這館北方鐵路樞紐的大站，也許再不見一個中國兵和警士了呢！

北平，古舊的陳營，頹廢的精粹，我們對這害着貧血病的老人還有什麼可希望的！不過，也許因為我在此地生活了好久的原故，即使是古舊的，破陋的，但我看了牠却有一番親切的意味，尤其是從那使人精神過分緊張的天津回來，我好像一個因遊廟會而失掉伴侶的孩子重又尋到慈母一般的喜悅，不知怎末，甚至那些塞外的孩子們也一個個放下心來似的表現一種坦適，當我們將行李放在打磨廠一個定好的棧房裏時，有個學生對我說：

『先生！我們好像到家了！』

五 所謂『文化』

因為我們參觀是特別偏重教育一方面的，當然在這北方的『文化城』要有較長的勾留。我們看過的學校，有師大附小，北師附小，雙啞學校，藝文中小學，孔德中小學，師範大學，美國學校，協和醫學校，市立絨線胡同小學等，文化事業機關則有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午門歷史博物館，內政部古物陳列所，財政部印刷局等，社會事業機關則有河北第一監獄等，遊覽地點則有中山公園，北海公園，農事試驗場等。

這些機關或地方，是每一個遊歷或參觀團體都到過的，內容恐怕不必我來絮聒，我只說一些值得重說的事和感觸吧！

因為現實局面的隳圮，以致北方一切事情都是十分沉滯沒生氣的，這也不獨故都爲然，不過這一保有一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骨子裏又是以『文化』爲他繁榮唯一支柱的，而且向來是一切新的革命的思想的策源地，如今却這般悶氣，不免使人更生滄桑之感。就是。我雖已離開這裏半年

之久，但一切表現與半載以前毫無異狀，甚至各種在翻修中的牌坊和箭樓也還照樣繫着木架，表示他尚未完工。若其他精神方面的表現，就更不必提了，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早成了過去，大家只有在現實的苦痛下咬緊牙關打發些毫無生趣的日子。

『維持現狀』成了北方各個從事公家事業人員的口頭禪。現狀而須維持，其爲不穩，已可想知。何況天下事只要不進步便是退步呢！我到師範大學去會會見校長李雲亭先生，他很懇切的告訴我目前處境之艱難，致一切計劃都無從實現，人人心裏都攔着一條『過今天不知還有沒有明天』的定則，而實際情形，也恰與此相近的。確，我們不知在什麼時候搖身一變，便將正式亡國奴的帽子頂上了！阿比西尼亞雖然亡了國，倒還淋漓痛快，至於我們，則不痛不癢地昏然而亡，受過嚴重刺激的人，容易起報仇的反應，像我們這樣從漢奸手裏將國家支解，那誰還會想到報仇的事呢？即如我有許

多同學都抱了掙錢的目的到冀東去作事，這個我起初也相當驚訝，但到後來我看一般人對此全認為毫無足怪，我也不敢再有歧視之念！一般的對非常事實漠然無所動於中，這恐怕就是孟子所說的「哀莫大於心死」了吧！

北平的小學給我們印象最好的是北師附小，因為在那裏我們看到在其餘小學裏稀有的實驗精神，好多學校裏你如問他採取什麼樣的教導方法，他都會告訴你一大串教育學上的名詞，「自學輔導」呀，「道爾頓制」呀，「設計法」呀，「分團教學」呀，但你如果一看他實際教學時，你將奇怪這許說起來很好聽的名詞怎末那樣平淡無奇呢！實在，大家不過在那兒編一套說頭騙騙參觀者就是了，還不是「先生講」「學生聽」的一套老生意經！唯有在這個學校裏，我們見到他們確會將自己所標榜的辦法實行着，如像複式班的小先生制，那小先生很敏捷的替了正式先生，在同教室裏兩

班同時講授而秩序分毫不亂，我以為確很難得！又如他們自己研究出來的「動的教學」是用開會方式來討論教材的，那些高年級的學生都興高采烈地自動辯論着，討論着，比起一般死氣沉沉的教法不知要高明到若干倍了！聽說他們校長是一個頂努力的人，可惜因為被市政府派往日本參觀去了，未能得到他詳細指導，使我遺憾之至！

市立聾啞學校的創辦人吳燕生先生，也是頂可佩服的人物之一。他的半生，幾全致力於聾啞教育上。以前曾在遼寧辦聾啞職業學校，因為九一八事變才停閉了。他有着過人的研究精神與溫厚真摯的慈愛態度，聾啞學校的經費每月不足千元，校舍也只有有一所小小的樓房，但他布置得井井有條，且到處能獨出心裁，化無用為有用地利用着廢物，這實可見出他的天才！這裏的教法純用口語式，不採一毫手勢。據吳先生講，人之所以啞，即因為聾，他聽不見別人說話的聲音，便不能適當地運用他的發音部位

去做效，以致變成啞子。按聾的程度說，有先天的，有後天的，先天的要恢復說話的本領很困難，只能「看」懂別人的話而已，後天的則大半能恢復說話本領，如常人一般講清晰的語言。所謂看話者，即在教學時要這些啞兒童注意教師口部的動作，因而知道了某個字音，久而久之，就是極快的談話，也一般可以看懂了，而且能模仿地說出來。吳先生曾將高年級的學生一個個地試驗一下，以為證明，我們看了每個啞子都會說出適當的答語時，不免大大驚異起來！

除去口語教學外，還有一種用牙齒聽音的機器，可以幫助他們聽音的練習，這機器也可以說是吳先生的發明，最重要的是，一個特製的唱機唱頭，用高壓電力將留聲機轉動後，聽者將那有一枚長針的唱頭用牙齒咬住，再將兩耳掩住便可聽見頂清晰的歌聲，但如不咬此唱頭，或不掩耳，則一毫聲音也聽不見，因為這聲音全用齒牙神經傳導，故名齒牙傳聲器，這可以說特別為聾

子造的留聲機，因為越變的人聽得越清楚。我們都會試驗過一次，覺得十分新奇。據吳先生講，這種唱機及唱頭在日本買要四百餘元，唱機並不新鮮，奧妙全在唱頭上，但要單買唱頭，他們又不賣給；於是只好自己製造，費了許久功夫，總算成功了，現在要製這麼一具唱頭，工本不過三塊錢。我們因而想到一切外洋的輸入品，誠哉「一本萬利」！假使人人都有吳先生那樣的天才與毅力，再得適宜環境去發展，我們的金錢每年不知要省掉多少呢！

在協和醫學校我們擴大了科學的眼界；由洗衣服以至刷滌盤盪，全是機器來作，這在充滿了東方文明氣味的故都是顯然別具一格的。然而，我們所以能有這般完備的醫療設備却得感激煤油大王羅克非勒的賜與，未免使我國政府也有些丟臉吧？許多人對這個富麗堂皇的殿堂式機關，是沒有好感的，其原因就是對於缺少金錢的病人特別忽視。漸以在秋花裏描寫一個少女

因不能往見他病了的哥哥而對醫院發生深深的恨意，這恐怕是大家都會感到的痛苦吧？近來他們已添了社會服務部，並在門診處設了一個門診問事處，或者已給只能住三等病房的人們以許多便利了？不過是這個年頭兒，任何勢力也邁不過金錢去，我們也不便太苛責他了吧？

美國學校的名字是 Peking American School，地址在東城乾面胡同，乃美人私立，向美國教部立案，故學生以美人為主體，中國學生也收，但是數目不許超過全額三分之一，蓋預防「全盤中化」之意也。我們看到好些一嘴洋話的中國孩子和那些外國的「瑪麗」「約翰」之類在一起玩，心中頗起不調和之感；有許多美國孩子也能講道地的北京話，並且也有中文的課程，看他們學起來好像異常吃力，往往先用英文拼上音和義，再用翻譯的方法說出中文來，由此我們痛澈地感到方塊字學習之難，而文字改革的意義也就隨之顯得重大起來。

據那位領導我們的中國同胞說，從此校中學卒業，可以直接升入美國的大學。我國目前是很需要會講話的外交人才的，即如中國代表顏惠慶等，均能在國聯大會不用翻譯直接說話，比起日本的松岡洋右要強得多了，所以我們中國在國聯方面的交涉有相當的勝利。現在如王正廷先生的子弟，就多在此校念書，也無非要造成外交人才的意思。不過學費重些，每年要二百元呢！我聽了之後，不覺毛骨悚然，因為中國幸而有會講「全盤洋化」語言的外交家，才弄到這般結果，倘使不然，不是早就亡國滅種了嗎？

故宮的古物早已去遊歷英國且已返回首都了。聽說北平圖書館的善本書也碼已裝箱南下，不過為安定人心起見，不好明說罷了，這與清華大學在長沙設農學院而不敢明說一樣是文化界的恥辱，痛心！我們幾千年的文化都需要遁逃了，不知人民却置於何所！過故國而歌黍離，其能使人不生

淒涼惆悵之思嗎？我們曾到歷史博物館，好像這地方的文物還在那兒『苦撐』着，因為這兒陳列的東西，大半是近世的文獻，故而沒什麼人注意吧？但我們看了這區區的先哲遺跡，已使我們悲從中來，徬徨不止了。文化，死的文化，停滯的文化，僵屍出祟的怪劇都演出了；隆重地祭孔（也許是受日本的影響呢）曾經，同年舉人開茶會，缺少的怕只有開科取士了，但邇來也已有會攷代替了牠。

六 「西風殘照漢家陵

闕」

「嗚呼古燕京，金元通開劫初興，「靖難」師，遂駐時巡仗。利掩漢唐閼，德儲商周王，魏魏大明門，如環時南向，其陽環圍丘，列聖凝靈殿，其內廓乾清，至尊嚴旋繞，以皇城垣，觀深擬天上，其旁列兩街，省守對相望……聯從鄰都下，宅是成周相，尊然對兩京，自古無與抗……西來太行條，連天屬巖嶂，東盡巫閭支，界海看滄溟，居中守在夷，威秋國為防，人

物並浩穰，風流餘慨，百貨集廣，九金歸府，通州船萬艘，便四車千輛，綿延祀四六，三寶哀板蕩，紫塞吟燕，黃圖布氈帳，鐵囚圻父臣，郊死內門將，悲號煤山，泣血思陵，葬中華竟崩淪，燼燼久虛曠，丁年抱國恥，未獲居一障，垂老入都門，有願無辭償……愁同箕子過，悴比湘累放，縱橫數遺事，太息觀今……」

——顧亭林京師作

讀了亭林先生感慨激昂的詩篇，想想我們現在的遭遇，與明末作一比較，我們讀書人那些不值錢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了。「紫塞吟悲笳，黃圖布氈帳，」請看今日之中華，竟是誰家之天下！我們曾憑弔巍峨巨麗的故宮，這是壓迫我們的魔王三百年間的城堡，可惜於今光復不及三十年，我們命定地又要擺於惡魔爪下，何況還有魍魎的餘孽在那裏為虎作倀，率獸食人，對這浴着血色夕陽的金黃色殿堂，真是又崇拜又氣憤，蘇聯把舊王宮作為新的行政機關和博物館，與我們的故宮博物院，想來寓意都是

很深刻的了！

匍匐在這過去光榮裏的人民們，平時是那般悠閒墮落，到如今在受着何等的報應啊！生活的鞭子重重打擊着，還不算，奴隸的鎖鍊又要加在頸上了！當我還到我的「家」時，妻告訴我這個胡同兩端都是白面販子，但中國警察却不敢干涉；這些浪人是什麼都幹得出的，沒有錢，脫了褲子也可以作抵押，於是住戶們便無所不去，我們的房東就在前兩天失去六碼長的電燈線，所以近來門戶總是終日緊閉。甚至有許多家忽然失去了小孩子，這你也用不着慌急，過不了半日，一定會有人給你送一封備款取贖的信來，錢往往不甚多，大約十塊左右，但你去贖時，你必可發現那「窩主」是白面房子。花幾塊錢買回一條性命算了，誰也犯不上究問，惹那種沒頭的閒氣，因為這種事實已司空見慣了！

有房出租的人，這時也碰到各種各樣的凌迫，只要你是空房，不管允不允許，就許

有人將行李搬進來，倘你看房人稍加阻攔，立時會受一頓毒打，至於房租，那要看人家的高興罷，可是你的房子從此就成了一切罪惡的營陣，西城一帶的房東，有了空房也不敢貼「吉房招租」的招貼，只有托親朋帳轉介紹可靠的租戶，像我們這般永遠寄人籬下的「文貧」，此時就達到更大的厄運，即使房子住着不如意，你也很難找到一兩間適宜的來換換；即使好容易找到了，房東要舖保，公安局要舖保，種種麻煩，簡直使人摸不到頭腦；有錢的老爺們平時拿租戶煞威，架子擺得夠了，於今受些氣也算不得吃虧，且他們還可以向我們租戶「收之桑榆」，至於我們受了這種無名的壓迫而無處取償，那恐怕只有算拜亡國之賜了！

我們住的棧房緊臨着一家「土藥店」，這是奉官的生意，由所謂「平津清查處」准許設立的一陣陣煙香不時飄入鼻官，想不到當年流行於成都重慶的風氣，而今却照樣在北方複印起來。據店裏茶房說，「內

有雅座，」二毛錢就可進去過一下癮的，自然也得掏點起碼的小費。我因之好奇心頗為衝動，若不是帶了學生的話，也許如實報記者王桂宇君似的，到裏邊買一點經驗，或者更可多供給讀者諸君以些須不易聽到的新聞。大約這種營業在初起時就很遭××軍正氣一派的人們所反對，故屢有停辦之議，但因×負有折衝巨賈的「大人物」主持甚力，以致始終不會實現，近自日方增兵後，這些令人見了倒抽一口涼氣的店舖忽地「斷然處置」了，我想即此一端，已可見出當局的「轉向」，使人不勝欣慰！

在南方報紙和雜誌上所喧揚的中日防共軍事協定，我們北方人幾乎是毫無所聞的，報紙上只有大塊小塊開着天窗，要不就是滿紙×子，有時氣得人覺得看報還不如聽謠言痛快些。下野的軍閥政客在天津作種種圖謀，叛逆殷汝耕也乘了「冀東號」飛機去參加，這在我們都是極珍奇的史料。北平市上到處叫賣着「冀東日報」，（通縣

出版）賣報人滿口嚷着「瞧瞧宣統的新聞，一大枚」聽到的人，毫不見怪，若使一個南方朋友，來到此間，你將奇詫你也許已竟置身在「滿洲國」了！（即北平本地的報紙，不也常常登些「冀東政府」的布告和新聞嗎？）凡此種種，皆表現着我們目前處在如何的環境之下。最近謠言更其繁興起來，尤其是關於×擅於折衝的人物，流行着不少有趣的奇聞，這兩天報紙已竟明明白白說他自動辭職了，人人全知這事恐怕不會「自動」的，也許是被強迫地在萬壽山休養起來了。好像什麼人說過：「沒有內奸，不會亡國！」我們于眼前的事實，蓋不能不慨嘆此話的真實性之大也……

眼看這古代的王都，一天比一天沒入衰草斜陽的境地了！

七 歸程

都市給我們的刺戟是什麼？除去物質的享受以外，就是鄉下人所夢想不到的種

種毒菌！目前我敢言，設使中國真的亡了，要想從北方人發動一種光復的運動，恐怕是絕不會有的事！幾百年來帝主輦轂之下的臣民，已竟深深養成百依百順的奴性了！東

北事變以來，又加上純粹的殖民地政策的麻弊與傳染，每一個分子都變成寡廉鮮恥，苟且偷生的廢物；也不算我太卑視我們北方的同胞，好像亡國的坯子早已燒鑄成型，

靜待火候純青，出而問世了嗎乎！抱了一顆頹喪的心，拖了一個疲乏的肢體，我們又被火車運到荒冷的沙漠來了！

六月十二日暴風雨中寫完

日本大規模移民東北

哈爾濱通信，最近日本拓務省第五次移民之實施，首先於六月下旬，以哈爾濱國民高等學校學生六十名爲先發隊，由日人木村、矢田、青木三人爲團長，入殖密山縣境內求安屯、朝陽屯、黑台子三地區。將在九月中旬，再由日本來先遣隊一百五十名入殖。又於來年三月，在基本大隊入殖以前，先行建築房屋，購買農區及開墾用具，栽種蔬菜，準備燃料，樹立入殖初年度計劃，購買家畜等以備一切。在第四次以後，方可脫却試驗移民時代，而開始正式大規模移民。自此次開始，至入殖實施時間，其準備以各機關分担之，準備辦法如左：

- 一 設拓政辦事處於密山縣，僑縣長充任處長，縣職員充任處員，另由拓政司添加派遣員，爲實業部墾務科，亦派員前往，再加墾拓駐在員等，均在該辦事處設基本的事務處，共同準備一切事務。
- 二 建設之準備，以拓政辦事處爲主體，對於原住民之輔導及移民，與原住民之融和，并且對於移民地入殖準備等，加以斡旋，擴拓管理調整移民地建設計劃之基礎資料，并對於移民地之道路及劃定村區，貸以建設資金等事務。墾務科根據日本農業政策，參酌耕種物之選定與指導等事務。

五次移民地面積爲二萬町步，乃係肥沃之黑土地帶，附近一帶治安狀態不甚佳，惟移民戶數，入殖者倍於第四次，計爲一千戶一千名（家眷在內），拓政局於入殖實施前準備一切，與滿拓協力，認爲進行順手，現地工業已辦完，因此第六次移民，以現地之如斯狀況及日本內地之對東北移民氣運盛大，必能辦到大宗移民，故對於明年度移民數原定三千戶改爲六千戶，拓政司受拓務省之如此方針，亦以六千戶入殖爲目標，已着手選定入殖地，進行入殖準備工作。

——六月二十七日上海申報